

每一天都是新的練習

註：劇名靈感來自臺灣流行歌手陳綺貞作品《每天都是一種新的練習》。

鄒欣寧

臺灣桃園人，雜誌編輯兼表演藝術從業員。劇本作品《離家後》、《盒子裡的房間》（丁台文學獎首獎）、《漫長的告別》（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學生組劇本首獎）、《網路時代的愛情》等。

電子信箱：fctee@gmail.com

詞·曲／陳綺貞

好幾天了沒有你的消息 才發現其實想著你

當愛被緊緊的鎖在心底 自由就張開翅膀飛出去

還需要一點幽默的心情 才能面對你失望的離去

快樂的氣氛也許能暫時逃避 卻又讓傷害更徹底
我被恐懼深深的囚禁 我沒有力氣逃出去
每一天都是新的練習
用今天換走過去
用明天換走失去的

空間說明

舞台上為一內部空間約三坪的封閉式房間，也就是說，觀眾看見的，是一個大型立體盒子。對向觀眾的牆面為特殊設計，看似下半部漆成暗色的普通牆壁；隨著劇情遞進，下半部的暗漆會升起遮掩全部視線，或如流沙般下降消失、露出整片透明立面，觀眾可因此清楚看見房間內部。

房間內有一單人床，一單人椅，一無蓋馬桶，上方牆面有一水龍頭。一只臉盆和毛巾放在地上。床腳、水龍頭、馬桶上緣……所有有稜角的地方皆包覆一層厚厚的海綿，海綿髒汙，滿是綠色霉斑。

有一扇門，沒有門把，沒有可窺探的孔洞，從外上鎖。

人物說明

囚徒／家禾：年約二十六歲的年輕男人，穿著具時尚設計感的緊身牛仔褲與T恤，Converse帆布鞋。

看守：年約十九歲的年輕男人，身材明顯比囚徒壯碩，穿著制服和皮鞋。除警棍外，未攜帶其他致命性的武器。

新看守：年輕男人，體型、穿著皆與看守相近。

審訊員：中年男人，穿著制服和皮鞋。

臨摹者：如同在美術館臨摹展覽品的人，演出開始就坐在觀眾席，繪製場上所見。

場次說明

全劇一景到底，分兩場。

第一場

家禾面向觀眾躺在單人床上睡著。他的兩手露出在被子外。看守坐在距離床鋪不到半公尺的椅子上注視著家禾。

若有似無的樂聲。有聲音跟著哼，介於哼唱和呻吟之間，也像低嚎。無法分辨是什麼發出的。

家禾睡不安穩。把一手伸進被子裡拉扯褲子，扯完後，手仍留在被中。

看守舉起警棍，站起身，看了半天，用棍子將家禾被子裡的手擲出來，放在他的視線可及之處。

家禾醒來，看見看守，身體向後縮。

看守用警棍敲了敲家禾的手，示意他手必須放在被子外，又退回座位上，繼續看著家禾。

家禾閉上眼繼續睡。他睡不著，張開眼，坐起身。

他把腳伸下床，踩在 Converse 帆布鞋上。他低頭端詳鞋子，用腳將它們推往床腳，將兩隻鞋子並排好。

他打開雙臂伸懶腰，但手抬到肩膀等高處立刻放

下。他垂下雙手，以這姿勢伸展身體。感覺上背部痠疼，他伸手從脖子繞向背後作勢捶打。

看守發出一聲輕咳。

他停止動作。向下伸手捶打後腰，又揉揉小腿。

家禾做這一切時，看守持續注視他。

家禾起身走向馬桶，看守也起身，走到他身旁，看著他拉下褲襠拉鍊小便。家禾不看他。結束便溺後，從床底下拉出臉盆，到馬桶上的水龍頭打水。

他一邊盥洗，一邊斷斷續續哼著《每天都是一種新的練習》的旋律。盥洗後，他檢查衣服上的髒污處，用毛巾沾水將它們擦拭乾淨。衣服上有一處破損，他將它按回原本的位置，但之後破損處仍鬆脫。

他將盥洗用具放回床下，坐在床上，檢查 Converse 鞋上的髒污處，同樣用毛巾擦拭乾淨後，穿上鞋子。

家禾一面摸自己臉上的鬍鬚，一面瞪著牆。

家禾望向看守。兩人持續注視彼此。家禾不再看他，閉上眼睛。兩人毫無動靜地過了一段時間。

家禾：PORTER 的 BLACK JACK。最經典的系列。國際標。三年前在東京買的。四年？冬天的時候。六本木 MIDTOWN。皮夾也是。PORTER 的 FEVER。

（停頓）

MOLESKINE 的 Travel Journal 系列筆記本。
黑色。Tokyo。Liz 還是小達。



(停頓)

是涼子送的。IPHONE 3G。黑的。Mac，今天不用帶。鐵三角耳機，ART系列。小貴。在Yahoo 拍賣。一整天都在競標。

(停頓)

筆袋。手錶放在家裡忘了帶，SEIKO的……還好。

(張開眼睛) 無印的暗紅色筆袋，裡面有暗袋，可以放三個套子。(笑) 買的時候就想到了，所以才買的，女生通常只會想到皮夾或衣服褲子的暗袋。五支筆，兩支鉛筆，一支黑筆，一支藍筆，一支紅筆。每天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削鉛筆。我喜歡削鉛筆的感覺，把削好的鉛筆擺在Mac前面，然後喝一杯DCC濾掛式咖啡，今天才

算開始。

(停頓)

還有陳綺貞。有時候是Kings of Convenience，有時候是Sigur Rós，但大部分是陳綺貞。小東京裡還夾了去年跟前年綺貞演唱會的票根。喔，小東京就是MOLESKINE 筆記本。黑色的。剛說過了嗎？我到哪了？筆袋。嗯。筆袋是無印良品。還有一個小的旅行萬用袋，也是無印，裡面有護唇膏、保溼乳液、隱形眼鏡盒、迷你瓶裝古龍水、刮鬍刀、牙刷、牙膏、口香糖，還有無敵涼的眼藥水——火眼金睛眼藥水，Eliisa說的，我們部門人手一瓶，簡直是置入性行銷。大家一起在東京買的。那是我第一次參加員工旅行，涼子跟大俠都還在，Jacky還是老大，還有

Elisa，東東，靜如姐，還有我……那次旅行超瘋狂的。

（停頓）

手錶是 SEIKO 的，平常都放在包包裡，到家了就拿出來放在床頭櫃。Zoe 說我很怪，買了錶幹嘛不戴？她不懂。我喜歡知道時間，但不喜歡被時間束縛，從念書到工作，人生已經夠不自由了。她說那你看手機就好啦，手機就有時間了。我送她的那條獨角獸項鍊是咖啡色還是橘色的？

（停頓）

老實說，她有點像張懸。不是長相，張懸當然正多了，但你不能這樣跟她說，只要告訴她，我覺得妳很有張懸的味道，她就

會很開心。她喔……她長頭髮，現在沒有染，很黑，但是平板燙，她說她小時候是自然捲，同學都叫她鋼刷，所以國中一畢業她就跑去把頭髮燙直。而且還幹走我老媽皮包裡的錢筒。那妳頭髮燙直了這麼明顯，妳媽不就發現妳偷錢燙頭髮？噯，誰想那麼多！她就這樣說，還這樣撩了一下頭髮，結果你知道怎樣？她的手環夾住頭髮，然後她的手上又夾著菸，然後爲了把頭髮拉出來，菸差點燒到頭髮，超爆笑的，一整個想要帥又吐槌的妹。有點瞎，但是可愛，而且，她會彈吉他。她死不承認啦，但我敢賭她是因爲有人說她像張懸，之後她就乾脆讓自己越來越像張懸。但她只會彈「寶貝」。不過無差，有個像張懸的女朋友會坐在公園裡彈音階，光這樣就很正了。她 SEX 也很正。有點正過頭了，不只在床上，到哪裡都可以……蹲下



來幫我咬。說實話，我不是很高興，她每次那樣搞，好像不是因為幫我咬很爽，是因為這樣證明她很愛咬很會咬，所以她很爽。（瞄了看守一眼，後者持續注視他）

我的捲菸是椰子口味的，但是很少抽。捲給 Zoe 抽比較多。捲菸還滿帥的，我是說把菸捲起來的過程，尤其把菸草裝好以後，用舌頭舔菸草紙的時候。如果是正妹那樣幫我捲菸，屌。Zoe 剛認識我的時候有幫我捲過，怎麼在一起就變懶了，都是我弄。

（停頓）

我抽 Davidoff 比較多，純白的，濃度最低。三天一包差不多，趕案子的話一天一包。不是我愛抽，是大家出去哈菸時間會

變多，看大家去就會很想去，去了不抽又很奇怪。啊，我有一顆石頭，在都蘭檢的……還是墾丁……八里……是我檢的還是別人送的？我想是我自己檢的。在都蘭。我確定。

（停頓）

平安符。我媽幫我求的。放在皮夾內層，信用卡後面。富邦那張。左邊最下層。那是地藏王菩薩的，我媽超愛地藏王菩薩，她說祂發的願太大，可能永遠都達成不了，可是祂還願意發，可見祂真的是神。

（停頓）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問過我媽，他幹嘛不自己去悟道就好，去樹下悟道不是很

好嗎，悟完就破關成佛了，何必管別人？我媽還罵我不敬，拜託，我還知道釋迦牟尼的故事好嗎？我媽說沒辦法，因為祂已經到地獄裡了，祂已經看到眾生受苦了，不能撒手不管。

（停頓）

我媽還真幫我求對符了。

（對看守）放飯時間還沒到嗎？

（看守不說話，只是注視他）好吧。

（停頓）

你是第一次出現吧？你是第一次來，我確定。你們看電影嗎？看過《駭客任務》嗎？


Matrix？你知道裡面有一群人叫做史密斯先生嗎？他們是電子複製人。你該不會也是吧？其實你們都長得滿像的。你也是十九歲嗎？眼睛眨一下是「是」，眨兩下是「不是」。

（看守眼眨也不眨地看家禾）

講錯。眼睛眨一下是「是」，不眨是「不是」。

（看守眼眨也不眨地看家禾）

沒關係，我知道你一定是。你們看起來都差不多。我知道他們不准你們跟我講話，我無所謂，但是上次那個十九歲的還好嗎？他才跟我講不到五句話就被叫出去了，後來我都沒有看過他。該不會關在我



隔壁吧？啊不可能，這是獨棟別墅，沒有別人，沒有跟我一樣的人，是這樣嗎？

（停頓）

但是半夜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叫，被打了嗎？你知道我被打嗎？前天。不對，三天前。幹。幹。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樣是不對的。你們不能這樣。而且完全沒有光。

（停頓）

我知道你在聽。你可以不跟我說話，可是你會聽。還是他們派聾子來？我讀過一個故事，好像是一個法國國王之類的，路易十幾，他有一個雙胞胎兄弟，如果你是一個統治者的小孩，你最好不要是雙胞胎，否則你就會很慘，因為統治者的繼承者只

能有一個，所以你或你兄弟只能留下一個。剩下那一個不是被送到民間當普通人過一生，就是被關起來，關一輩子，由聾啞人士照顧你的生活。最好的，是繼承統治者那個，第二好的，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然後過完平凡一生，再來是過完平凡一生，但你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和你的家人距離多遠，知道你本來可能有第一好的生活但你晚生了一分鐘所以無法。最糟的，是被關起來的，知道自己是誰而且對於自己的遭遇相當不爽。不過我好像記錯了，被聾啞人士關起來的好像是國王？他本來是國王，但是幹得太差，所以有人把他的雙胞胎兄弟找回來，神不知鬼不覺地掉包，然後把他關起來，反正他講什麼，聾子和啞巴聽不懂也不會說。

（停頓）

（嚷叫）我才是國王！我才是國王！另一個是假的！他只是跟我長得一模一樣！

（停頓）

可是，如果他幹國王的方式也一模一樣呢？他們還能換誰？你聽得到吧？幹。我什麼都沒說。起碼我沒犯規吧，你看，我現在乖乖坐著，而且我的頭有點痛，但是除非受不了，否則我不用跟你報告，「請問我可不可以敲一下太陽穴」。你知道敲太陽穴會紓解頭痛嗎？我不是要搞自殘喲，我只是想敲一下，不信的話下次你頭痛可以試一下。現在到底什麼時候了？

（看守持續注視他）

沒關係，吃飯前是清掃和收納時間，這是

我昨天睡前想出來的。你知道有一種襪子專用的收納格嗎？分成一小格一小格，看起來很焦慮很潔癖的那種。我有一個，是我前前前女友送的。她說我很會敗家，品味也不錯，但是不會收納的人，沒有資格敗家，更沒有資格談論品味。她很擅長說這種可以 quote 的話，因為她在廣告公司上班。

（停頓）

我剛到哪裡？我現在需要把腦子分成一格一格的，然後把東西擺進去。我平常不太愛說話的，我不是那種喋喋不休的男生。你知道我每個女友都嫌我太悶嗎？如果可以選，我寧可用打的，但是你們什麼都不給我。我沒辦法光用想的，我會忘記我到哪裡。

(停頓，閉上眼睛)

那天早上，我的 PORTER BLACK JACK 裡有
一串鑰匙圈，LV LOGO，

上面有機車，樓下大門，鐵門的，木門
的，陽台的，臥室的，單車的

黑皮 MOLESKINE，城市旅行 Tokyo，束繩
鬆了

無印良品暗紅筆袋，三支 HI-TEC C 兩支雄
獅鉛筆，還來不及削的鉛筆

無印良品萬用旅行袋

藥妝店的清涼度五顆星眼藥水

男性護唇膏

男性保溼乳

隱形眼鏡盒

CK 古龍水

旅行牙刷牙膏組

AIR WAVE 檸檬無糖口香糖

牙刷牙膏眼藥水還在桌上

那天早上剛到廁所刷完牙，他們就來了。

對，刮鬍刀

還有刮鬍刀

我願意讓你們動刀

能不能讓我把鬍子剃掉？

沒戴手錶。

捲菸 check

石頭 check

Davidoff，純白 check

地藏王平安符 check

皮夾 check

RICOH GRD

IPHONE 3G

MAC

放在家裡沒關機

但手錶得上發條，否則時間就停住了。不知道 Zoe 會不會上發條？

敲門聲。看守起身至門邊，看家禾一眼才開門。地上有一盤食物。看守將食物端進房中，遞給家禾。

家禾接下盤子，用一支很鈍的湯匙舀起食物張口就吃。他繼續「收納」。

家禾：我的東西還真不少。（笑）PORTER 包真的像店員說的，すげえ！（日文的「厲害」之意）

（咀嚼食物）

先從……IPHONE 好了。他們來的時候我正

好在收簡訊。以為是 Zoe，結果是銀行借貸廣告。也是，Zoe 哪會一大早傳簡訊問候我，剛在一起還會說，「這麼『早』還在上班，小心肝請照顧好自己的肝，心就交給我了，秀秀——」現在我爆完肝到家，還會怪我吵醒她……

（停頓，對看守）

今天好像很鹹。給我一些水。

（看守不動）

報告，我想喝水。

看守起身，開門後，地上有一大瓶水和杯子，他把它們交給家禾。



家 禾：今天是什麼節日？一整瓶水，還有杯子！

家禾倒了滿滿一杯水喝下，喝完後又倒一杯，喝了一半才停。之後，他一邊說話，一邊吃飯，且不時喝水、倒水，直到把飯和水全部吃喝乾淨。

家 禾：Zoe很懶得打字，她說要她選字不如要她寫詩。其實她傳的文字訊息真的很像寫詩，因為錯字太多。她比較喜歡傳MMS，我的訊息裡快被她傳的照片塞爆了，而且你知道她多愛傳那種讓人誤會的照片嗎。比如這封，是我們還沒在一起有一天半夜她send來的。主角：只給你看，我打開一看，靠，幹嘛沒事傳一張股溝照給我啊，而且毛還有點多，超不舒服，我當然馬上回問她傳這幹嘛，她「哈哈哈哈哈猜」了三四封簡訊才說，這是她的手肘特寫。我當然只能回她呵呵妳真俏皮，結果她又傳

了這張，幹，現在又是誰的手肘？幹，這是人家其他部位的溝啦，羞。她真的很會拍照。我就是因為FB照片才注意到她的。後來我們兩個常分享新的照相、修圖APP，搞得我手機圖庫裡都是她的自拍照。我的APP大概有一百多個，這三十幾個都是拍照的。IPHONE拍照功能真的不賴，厲害到我都有點後悔幹嘛還買GRD。兩個價錢根本差不多。不過GRD拿出來還是比較厲害，盒子也正，現在拿IPHONE根本不稀罕了。我的IPHONE只有包透明保護膜，沒有殼，用殼不正，就是要露出後面的蘋果咬一口才有設計感。有點磨損也無所謂，這樣才有歷史感，反正有保護膜。其實我手機最常用的是FB。有段時間我太常用IPHONE上FB，結果脖子的肌肉發炎。後來我有收斂一點，而且那之後就遇到Zoe了。我有時候會MAC和手機同時

開FB搞到好像有幾千條動態要看，超錯亂的。大俠最愛辦活動，每個禮拜都有都會邀請我，一開始我都按參加，按到後來就按或許，他還怪我不夠意思，說按參加就是表態，跟實際參加意義相同，這樣才叫挺他。我不知道他每個名字都檢查，明明每次都邀幾千個人。臉友多其實也滿麻煩的，旁邊的ticker根本就是滑水道，按讚的留言的活動的結交朋友的，所有人的動態一直跑，根本來不及看。他們把我帶走的時候，我有看到碧曲的表情。如果拍起來上傳，一定很多同事按讚。

家禾把食物和水都吃光了。看守把盤子和水杯收起，打開門，放在地上，關上門。

家禾：報告，可以運動了嗎？

看守沒有任何反應，只是站到家禾身邊。家禾起身，甩甩手腳，但注意不讓手高舉至超過肩膀。他做出向下蹲的動作，看守用棍子輕敲他的身體。他立即站直身子。

家禾：這不算吧？我還沒蹲下去。（他抖了一下身體）報告，我的背有點癢，我可以搔一下嗎？

看守沒有任何反應，家禾從脅下伸手向後背用力搔了一陣。

家禾：好了。

家禾開始沿著房間的四面牆走路。

在他「運動」的過程中，看守始終維持在他身後半公尺左右的距離，亦步亦趨跟著他。



在前幾趟經過對著觀眾的牆面時，家禾偶爾會轉頭注視牆面，彷彿牆面後有人正在觀察他，而他知道。

家禾用非常小的碎步繞行房間數圈。由慢而快。看守在他身後，爲了跟家禾保持適切的距離，不知如何是好。等看守抓到合適的距離和節奏後，家禾又改變步伐，用類似衛兵踩正步的方式：將腿抬至大腿與地面平行的角度後再踩下。看守再次設法調整自己尾隨的節奏，最後竟不自覺地和家禾一起踩正步。

家禾以同樣的步伐繞行數圈後，改成踩跳——仍是正步，但踩出步伐後隨即跳起。看守不察，撞上家禾。兩人一起跌倒在地，看守急忙站起，無措地審視四周——儘管房間並無其他人。

家禾：這不算吧！是你撞我我才跌倒的。

看守一手握住警棍。

家禾：（指著牆面從白漆變成暗漆的界線）而且我沒有違規。你看，你們要我除了睡覺、坐著還有大便之外，任何行動都不能低於這條線，你知道有多少運動是要蹲著、趴著、躺著才能做嗎？你們讓我運動，又不准我交互蹲跳、伏地挺身、仰臥起坐、連鴨子走路都不行，那我還能做什麼？走路？你自己也知道我能走幾步。

看守將手移開警棍。

家禾：報告，我可以繼續剛才的動作嗎？

看守遲疑片刻，走到家禾身後。家禾繼續剛才的踩

跳動作。很快地他就氣喘吁吁，但他仍不停止。

家禾：（邊動作邊說）運動是必要的……運動有益

身心健康……

他終於撐不住，停下來大口喘氣。在他俯身用手撐住膝蓋時，看守掏出警棍迅速將他的身體支起，隨後拿出一本小本子，用筆在上面寫了什麼。

家禾看著他，笑了出來。看守看他，他仍然在笑。

看守將本子和警棍收起。家禾一邊笑，一邊扶著牆以正常的步伐繼續走路，只是速度略慢。

家禾突然矮下身子，做出默劇裡常見的「下樓梯」把戲，直到他的頭低於那條規則線為止。做完後，他坐在地上大笑。

看守掏出警棍，想用棍子支起他身體，但缺乏施力

點。他用警棍大力地對牆壁敲了一下。家禾笑聲漸收，但仍坐在地上。

看守再次以警棍大力擊牆。家禾注視他。兩人對視片刻，家禾慢慢站起。看守拿出本子記錄。家禾看著他，直到他將本子和警棍收起。

家禾：兩次。No big deal。我們可以看接下來的三次「扣打」還能怎麼用。（繼續步行）你知道No big deal是什麼意思嗎？

（停頓）

我記得前天是，抓癢沒報告，雙手舉高過肩，睡覺膽敢背對大人，雙手舉高 twice！還有什麼，啊，「嚴重冒犯」。昨天也是，有沒有這麼容易被冒犯。這邊的處罰方式有夠……極簡主義。（笑）我以前一整個禮

拜加起來都不知道有沒有站八個小時。但我還不賴吧，沒有求你們讓我跪一下。

（停頓）

（哼唱《每天都是一種新的練習》）

「快樂的氣氛也許能暫時逃避／卻又讓傷害更徹底／我被恐懼深深地吸引／我沒有力氣逃出去」……竟然忘詞。完蛋了。陳老師（陳綺貞的歌迷常暱稱她「陳老師」）對不起。

家禾繼續步行，並觀察房間內部擺設。

其實你們不用套那些海綿的。它讓這房間的整體造型變得有點失敗。而且海綿會吸收溼氣。看到那些霉斑沒，長細菌就算

了，重點是那個綠色很醜。如果你天天都要待的地方，你會不會期待它至少看起來順眼？

（停頓）

我不是這房間的第一個客人，對吧？

（停頓）

你幾點上工的？你進來的時候有聽見什麼奇怪的聲音嗎？

（停頓）

那個海綿真的不好。它看起來用很久了。你們應該常常更換。你知道有時候水龍頭流出來的水是綠色的嗎？有一次我試著用

那個水洗內褲，結果呢？現在我的內褲上有一塊怎樣都洗不掉的斑點。洗衣服真的是唯一就算你們不禁止我也不想在這裡做的事情。但是我現在不敢數我的內褲反過來穿到底反了幾次。我出去以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我身上的衣服統統丟掉，一件都不留。如果我現在就脫光呢？你們會處罰我妨礙風化嗎？我的背又開始癢了。如果我生病或受到感染，我可以申訴你們嗎？

（停頓）

好吧，說實話，這裡不算小。我住過比這裡更小的地方，至少看起來。我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堆滿整個房間。這裡空曠多了。（笑）那是一間雅房，我和阿牧合租的，阿牧是我馬吉，你知道吧？也很難

說。他們有的一副「你祖宗八代我都認識」的樣子，有的我根本懷疑他們走錯房間找錯人。對你來說，知道我還是不知道我比較好？比較有利你執行勤務？

（停頓）

我倒滿想知道你們每個人的。

（停頓）

人真的是很容易習慣的動物。以前我剛搬到那間小雅房的時候，心裡幹死了。那是我家裡房間的三分之一不到吧。不過它很不錯，一開始。假設這裡是門，床就在左手邊，我的床是 KING SIZE 的雙人床。從門這邊看出去是落地窗，雖然冬天很冷，但 view 很好，有一片小菜園。很誇張吧。



可惜後來菜園變工地。然後我發現大樓公
布欄有一張連署反對建商破壞社區環境什
麼的，才知道隔壁要蓋綜合型運動休閒藝
文中心。而且還是BOT。我超氣的，誰喜
歡每天打開窗戶就看到工地施工啊，而且
又吵。沒想到我房東說，藝文中心會帶動
周邊發展，這裡的生活機能就會提升，所
以要漲房租。什麼生活機能，房地產提升
才是真的吧。我們當然二話不說馬上就搬
了。本來阿牧還說，乾脆趁半夜溜進工地
塗鴉，畫一支無敵巨屌插進菜園。

（停頓）

最可惜的是我們自己釘的那些書櫃和書桌
了。都是我參考IKEA的目錄設計的，懸空
的層板塞滿書，最後連床上都釘層板，還
害我那時候的女友不想來我房間睡，她怕

層板垮下來，上面的書會把她活埋。

（停頓）

BOT。R & D。你不覺得所有英文字母大寫
拼成的字聽起來都很有問題嗎？而且我最
幹的是有一次我忍不住問大俠到底BOT是
什麼，還有公司老是要我們R & D是在R
什麼東西，他竟然一臉嚴肅地跟我說，陳
同學，你怎麼還不搞清楚這些簡寫背後的
複雜意義？如果連這些都不清楚，哪有資
本跟壓榨和剝削群眾的人鬥下去？幹，我
超介意他那一臉機掰的樣子。最好他知道
H & M（瑞典的時裝公司，以平價、具設計
感的量產服飾聞名）是什麼意思。

（停頓）

他們應該考慮一下，給我一些書啊紙啊筆啊的，電腦更好。搞不好我比較有事做了，對你們都方便。你知道嗎？現在就算是電話簿我都會讀得很開心。

（停頓）

翁，我就不相信電話簿也有問題。所以你們都不讀書？我真是徹底同情你們。時候還沒到嗎？以前只要點點滑鼠時間就過得好快，就算碧曲逼我們加班也無所謂，博客來、拍賣網站、FB 就很夠逛了。老妖女，竟然要資訊部監控每台電腦，說什麼「提升工作效率與品質」，也不想想成天要我們加班到底要幹嘛？創意整合部門，創意能被監控嗎？

（停頓）


要不是碧曲逼我在辦公室待了二十八小時趕那個狗屁企劃，我也不會神智不清成那樣，還以為政府派人來超時工作的現場調查。爲什麼那天只有她跟我在，而且她一點都不阻止？碧曲是你們的一分子嗎？可惡，碧曲的表情在我腦子裡都快蓋過 Zoe 了。爲什麼她只敢站在裡面看？如果大俠在，他一定會幫我搞清楚的，至少不會讓我乖乖就範。

（停頓）

我需要把所有事情搞清楚。收納，對。可以再隨便忘記了。一定。我到哪裡了？

房門打開，審訊員拿著一只厚厚的資料夾走入。

他把資料夾放在椅子上，走到馬桶旁，打開水箱上



的水龍頭，洗了洗手。他從口袋拿出一條手巾，將手擦拭乾淨。

他走到椅子旁，將椅子移動至和床鋪約一公尺距離。家禾站在原地看他行動。

審訊員：（指床鋪）請坐。

家禾不動。

審訊員：（笑）剛運動完有點累？不要緊，你站著喘

口氣。我們不急。（觀察房間內部）是有點悶，門開著吧，讓空氣流通一下。

看守離開家禾身邊，將門打開，站在門邊戒備。

家禾：不怕我跑掉？

審訊員：（微笑）今天用餐、運動，情況都好？

家禾：今天天氣怎麼樣？

審訊員：坐。坐下來，我們慢慢聊。

家禾不動。審訊員坐近椅子，拿起資料夾坐下。

審訊員：外面變涼了。今天是晴天，但是起風了，走到沒陽光的地方會覺得有點冷。

家禾：氣溫呢？

審訊員：我不是氣象台啊，老弟。就是早晚得披件外套的天氣嘍。

家禾：那你的外套呢？

審訊員：你真關心我。在這裡不覺得冷吧？

家禾：我連自己在哪裡都不知道，你覺得我還會冷嗎？

審訊員：這話就沒有邏輯了。人會冷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你覺得冷，千萬別忍著不說，生病可就麻煩了。

家禾：如果我生病，你們會怎麼樣？

審訊員：做該做的事嘍。坐著說話，這樣多見外。

家 禾：是見外啊，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審訊員：說說話，我們就增進認識了。（頓）前幾個人讓你不舒服，是吧？

家 禾：反正你們的任務不是讓我舒服。

審訊員：（大笑）你這人有意思。我不曉得別人怎麼樣，我倒想好好認識你。

家 禾：（晃到床邊坐下）你們應該很認識我了吧。

審訊員：你這樣覺得？那你覺得，我們應該認識你什麼？

家 禾：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你們。把我抓進來的是你們又不是我。

審訊員：別這麼說，我們也有我們的苦衷。

家 禾：什麼苦衷？讓我好好過生活你們會死？

審訊員：這是工作職責。你也是有份正當工作的人，應該很清楚這點。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一旦被社會的齒輪咬住，就要認分，要負責任。

家 禾：那你們在我上班負責任的時候把我抓走，是想要我怎樣？

審訊員：（笑，對看守說）這小夥子今天睡得好吃得飽，對吧。（看家禾）你這衣服褲子鞋子，造型不錯。

家 禾：會嗎。

審訊員：我看挺好的啊，這種款式的帆布鞋和牛仔褲，我年輕的時候也流行過。

家 禾：現在流行復古吧。

審訊員：是啊，你牛仔褲上面那些痕跡，是刻意弄出來的對吧。我看得出來。

家 禾：這叫鬼洗。是純手工刷白的，跟機器刷色的質感完全不同。

審訊員：不便宜吧？

家 禾：看你覺得怎樣叫便宜。不過我是在網路上買的，有二十四期無息分期。

審訊員：二十四期，你都穿舊了，還沒還清。

家 禾：拜託，穿舊了更有價值好嗎？

審訊員：你都是在網路上買東西？

家 禾：大家都這樣啊，反正不喜歡七天內退貨就
行。我有一個朋友很賤，他最喜歡在網路

上買精品，約會或是混趴的時候穿搭，隔
天就上網跟賣家說不合用要退貨。

審訊員：這人聽起來很精啊。

家 禾：是不老實吧。我覺得這樣有點糟。

審訊員：你還滿有正義感的。

家 禾：這是常識吧。

審訊員：（笑，打開資料夾）你二十六歲啦。

家 禾：看不出來嗎？

審訊員：看不出來。（用下巴往看守所點）他看起來
都比你大好幾歲。

家 禾：他也十九歲？為什麼他不在學校？

審訊員：他在啊。你是老么？哥哥姊姊大你幾歲？

家 禾：需要問我嗎？你們不是都有資料？

審訊員：我喜歡聽人自己說。我這人有點奇怪，一
般人都覺得口說無憑，可我相信有時候嘴

巴說出來的比眼睛看到的有可信度。

家 禾：你一定不喜歡上網。

審訊員：怎麼說？

家 禾：你看過上網的人還需要開口說話嗎？（頓）
我朋友的朋友，他跟他老婆才剛新婚，聽

說他們各帶一台筆電去蜜月旅行，兩個人
每天躺在床上打魔獸、上FB，連聊天都是

開FB的線上聊天室。

審訊員：所以他們都不開口說話？

家 禾：用電腦說就好啦。我們都笑他們躺在床上
一定什麼事都沒發生，因為他們只網交。

審訊員：你呢？你一般也用網路跟朋友交際？

家 禾：差不多吧，現在誰不是？

審訊員：你跟家人也用網路連絡？

家 禾：怎麼可能？我連FB都沒加入他們，省得麻
煩。

審訊員：那你怎麼連絡他們？

家 禾：沒事幹嘛連絡。（頓）他們知道我在這裡

嗎？

審訊員：你真的想知道？

家 禾：不太想——廢話。我媽應該急得快發瘋了吧？我看你跟他们不太一樣，不會講假消息呼攏我，是吧？

審訊員：是有些人在找你。

家 禾：然後呢？誰？我媽？我女友？我老闆呢？

碧曲總該關心一下她的屬下吧？她眼睜睜看我被抓走，連問一下、擋一下都沒有。

審訊員：（示意看守，看守暫時走出房門）你問題太多了，這叫我怎麼答呢？

家 禾：他要去哪裡？你們要做什麼？

審訊員：我看他們真把你嚇壞了，嗯？

看守端著一杯茶水進門，關上門，遞給審訊員後，又回到門邊站好。審訊員喝了口水。

審訊員：別急。你看我像個冒冒失失的人嗎。我們

就是聊聊天，你別擔心。

家 禾：你不覺得你們很不公平嗎？你們問了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卻不准我問問題，也不告訴我為什麼把我關在這裡，關多久，這到底算什麼？

審訊員：沒有人告訴你為什麼你在這裡？不會吧。

（翻閱資料夾）

家 禾：每個進來的人不是恐嚇我，就是說我做了我根本沒做的事情。什麼叫「違反群體利益」啊？我每天上班下班，我都不知道違反到誰的利益了？

審訊員：「妨礙」，不是「違反」。我看很清楚啊，你念到大學研究所畢業，怎麼會不明白「群體」兩個字的意思呢。這房間現在有你，有我，有他，我們三個就可以成立為一個群體。

家 禾：那我在這裡妨礙到你們了嗎？我違反了你們的利益嗎？



審訊員：老弟，你太心急了。年輕人最忌沒耐性，特別是你們還有大把大把的時間。急性子是那些已經沒時間的人的權力。（頓）今天你在這裡，我在這裡，我們聚在一起，為的就是把問題釐清，好決定下一步怎麼走，是不是？

（停頓）

家 禾：你的意思是我還會被關很久嗎？

審訊員：你別把話聽檸了。

家 禾：蛤？

審訊員：啊？

家 禾：你剛講什麼？我聽不懂。聽你？

審訊員：你們現在不這麼講話了？（用手做出擰毛巾的動作）把話聽檸了，聽錯意思了。鑽牛角尖想太多的人，就容易把話聽檸，聽成別的意思。你爸跟你媽離婚多久了？

家 禾：很久了啊。我三歲的時候吧。

審訊員：所以你從小單獨跟媽媽住在一起？

家 禾：嗯。

審訊員：你哥哥姊姊跟你爸爸和爺爺奶奶一起。

家 禾：嗯。

審訊員：怎麼你不一起？

家 禾：問我？我哪知。

審訊員：多久和爸爸見面一次？

家 禾：小時候是寒暑假，國三之後就一年一次。

審訊員：上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家 禾：……剛考上研究所吧。

審訊員：所以已經三年多了。

家 禾：這很重要嗎？

審訊員：（笑）不。我看你也好幾年沒回家鄉看你媽了。

家 禾：你幹嘛這麼關心我的家庭狀況啊？這跟我違反群體利益有關係嗎？

審訊員：媽媽有固定匯錢給你就行了，是吧。

家 禾：干你屁事。我過年都有包紅包給她好嗎。

審訊員：你工作幾年了？一年？一年半？還跟家裡

拿錢？

家 禾：你去問政府啊！也不想在這裡開銷多

大？物價這麼高，薪水這麼低，連基本生

活都不夠了，還敢說我們草莓，明明就是

跟財團聯手剝削勞工。

審訊員：對你來說，怎樣的生活算是基本的？

家 禾：現在是怎樣，面試？考試？答對有什麼獎

勵？我可以重獲自由嗎？

審訊員：是好奇，交換交換意見。你那口包包裡寶

貝不少，天天背著它們不重？

家 禾：誰不是這樣。我的東西呢？我才上車就被

矇住眼睛，然後我的包包就不見了，它們

還在嗎？還是被你們分贓了？

審訊員：你太看得起我們了。我向你保證，你離開

這裡的時候，你的包包，連同裡頭的東

西，全都會源源本本、原封不動地還你。

你還是它們的主人，就跟從前一樣。

家 禾：所以那個人真的只是恐嚇我而已。前幾天

那個，一進來就跟我鬼吼鬼叫，要我認

罪，說什麼我會死在這裡，這裡只進不

出，我很快就會被拖出去槍決，叫我最好

趕快覺悟。

審訊員：哪一個？（翻閱資料夾）喔。現在哪還有人

這樣搞。這是犯法的。

家禾突然笑出聲音。

審訊員：你笑什麼。

家 禾：所以你們關我就是合法？

審訊員：你在外頭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所以我

們得防患未然。

家 禾：你沒回答我的問題。你們關我是合法的

嗎？

審訊員：防患於未然，就是合法。



家 禾：哪一條法？我做了什麼是不該做的？

審訊員：需要我一條條告訴你嗎？你應該比我們清

楚。

家 禾：我不清楚啊，（突然跪地朝拜）大人冤枉，

草民無辜，草民怎麼會清楚？

看守連忙向前以警棍制止他，並掏出紙筆欲記錄。

審訊員：（向看守）不用了。

看守收起紙筆，站在床邊。

家 禾：告訴我吧。我到底犯了什麼錯。

審訊員：我看你滿有表演天分。

家 禾：所以？

審訊員：喜歡演戲嗎？

家 禾：沒演過怎麼知道。

審訊員：你確定？

家 禾：你看我這樣子能演什麼？偶像劇嗎？

審訊員：你演過戲，還不只一次——開口前想清

楚。你演過戲。

（停頓）

家 禾：怎麼——

審訊員：第一次是六年前。第二次是三年前。（頓）

你要不是記性真的太差，就是真有表演天分，我可要好好記下來。

家 禾：明明就……（頓）那也算表演？拜託，那只是

學長拜託好嗎？他就說什麼需要人手幫忙，要我先去再說，誰知道大熱天的要我

穿什麼恐龍裝演哥吉拉。那樣也算？

審訊員：恐怕演的不只是一隻恐龍吧。

家 禾：是比喻。那是行動劇好嗎，好像是抗議什

麼的……可是那根本不算表演。

審訊員：抗議官商勾結，強迫拆遷水源地附近的違

章建築。你扮演一隻雙頭龍，從疊起來的抗議者身上跳下來把道具房屋壓垮，再把道具統統推進河裡——

家 禾：（笑）然後一起對著河裡撒一泡尿。你不說我都忘了耶。原來我搞過行為藝術。而且是雙頭龍。（笑）

審訊員：（笑）第二次呢，記得嗎？

家 禾：喔，那次不算表演吧，那次是快閃。

審訊員：說說看。

家 禾：就有個國際異議分子突然失蹤，然後有人在網路上發起快閃聲援啊，我是不知道都快閃了聲援還有什麼意義，不過好像滿好玩的，所以我們就帶著椅子到一間百貨公司前的廣場，一起站在椅子上朗誦那個異議分子寫的詩，念完就閃。有點鳥其實，因為當天到場人數不到三十個，而且剛好遇到百貨公司週年慶，大家都在排隊買福袋，根本沒什麼人理我們……

（停頓）

家 禾：是因為這樣，我才在這裡嗎？不會吧，那都幾百年前的事了。而且這是民主國家。你們不是因為這樣抓我的吧？

審訊員：一個人會遭遇到什麼，都不是單一事件或單一原因造成的。

（停頓）

家 禾：幹……幹。我還以為只是網路。還有什麼事，一口氣告訴我啊，不要讓我死不瞑目。

審訊員：你說得太嚴重了。這罪不致死。

家 禾：只是該被監禁？很好，我現在跟那個異議分子一樣失蹤了，人間蒸發了，是不是。
（頓）那個人後來到哪去了……

審訊員：那不是該關心的。你根苗不錯，就是錯

在不該關心太多。

家 禾：不該關心太多。請問我還關心了什麼，

啊？說說看，你比我清楚，你比其他人都

清楚，對吧？

審訊員：我說過了，我只是忠於職守。

家 禾：你讓我想到一個人。

審訊員：誰？你爸爸？

家 禾：我想不起來。我爸怎麼跟你比。說啊，我

關心太多的是什麼。

審訊員凝視家禾許久。他闔上資料夾。

審訊員：你知不知道你這叫什麼？叫做身在福中不

知福。你父母爲了照顧你們，幹了什麼勾

當，我看你不知道吧。（阻止家禾開口）有

腦子，有錢，有人照顧，念了個第一志

願，你知道第一志願是國家的吧，國家栽

培你到研究所畢業，是讓你扮演什麼哥吉

拉，到處灑尿嗎？我都替你覺得丟人。研

究所畢業了，不認真工作，光會和女孩子

玩，到處和女孩子睡覺，這就是你老師教

你的？這就是你接受教育的目的？成天在

網路上摸魚，瞎混，無事生非，怎麼，伸

出一隻手按個連署，按個讚就了不起了？

你腳踏實地做了什麼？只有腦子和手指是

活的，其他都是死的，沒用的。你是個沒

有用處的人，社會不需要的人，明白嗎。

（停頓）

家 禾：我父母做了什麼？你們也把他們抓起來了

嗎？

審訊員：你還是多想想自己吧。

家 禾：你爲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我自己做了什

麼我自己負責，不干我媽的事。

審訊員：剛剛不是說沒事幹嘛連絡，怎麼現在懂得

關心起家人了。

家 禾：你們不可以這樣子。這是自由社會，你們不可以隨便對人愛怎樣就怎樣。

審訊員：（笑）老弟，我才說你邏輯不好——

家 禾：你們不可以跟我媽說我死了。我明明人還在這裡，還好端端的，你們不能跟我媽說謊。我媽最痛恨別人說謊，你們不可以對她隱瞞真相。她沒有看到我，是不可能相信你們的。我媽就是這樣。她一定會天天找你們，逼你們告訴她我在哪裡，我犯了什麼罪，你們打算把我關多久。對，她一定早就開始想辦法救我了。她不可能聽你們胡說。

審訊員：你怎麼會覺得，她會想到要找我們呢？

家 禾：是那個人說的。我忘了是誰。他有跟你們說嗎？他打我。他們幾個人把我圍起來推我，然後打我。你的資料夾這麼厚，裡面一定有寫吧。

審訊員沉默地注視他。

家 禾：你可以寫下來，這是我的證詞。那天，前天，是他先激我的。

看守走到漆成兩色的牆前，按下開關，暗色的牆面逐漸升起，遮住觀眾視線。

家 禾：說什麼我媽已經知道我的罪行了，嚇得一句話都不敢說。他說我媽完全相信你們。還說我一個人會害死我們全家，我又沒有殺人放火，就算我做了什麼壞事，也不能連累我家人吧，又不是小學的時候一個人講話全班就被老師處罰，對，連坐法。何況我到底做了什麼？我做的事情哪一樣不是每個人都在做的，憑什麼說我犯罪，憑什麼說我會害死我家人？一下這樣，一下又說我哥哥姊姊根本不認我，說我不是



他們的家人，我說你講話顛三倒四，剛剛還說我害死家人，現在又說我家人不把我當成家人，他就站起來指著我一直罵，口水都噴到我臉上了，說他們高興對我怎樣就怎樣，說死刑犯處死之前還能見家人最後一面，像我這種連想不用想，反正我的事情沒人在乎，不管是我的家人、我朋友還是我同事都不會管我死活……

（停頓）

「有些被關起來的人或許還有輿論支持，你呢？你只是個普通人，要失蹤，要生要死，你跟採石場裡的一粒砂有什麼兩樣？這年頭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了，誰管你在或不在？」

觀眾已完全看不見房間內部。審訊員從房內走出，

走到觀眾可見的一處角落，當家禾繼續陳述時，他點燃一根菸，安靜地抽。

我說很簡單，我朋友會上網人肉搜索，網路的力量大到超乎你們想像，連有人用鞭炮炸狗、對救護車比中指都可以被網友找出真兇，何況是莫名其妙失蹤的人。

不知名的聲音一：（從房間內傳出）網路力量大，嗶門大的！（眾人笑聲）你知道每年有多少失蹤兒童、失蹤老人，就算大街小巷貼滿他們的臉，還是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裡？還有那些在網路上找車禍目擊者的，找小狗小貓的，這些轉貼來轉貼去的消息，誰不是看了就忘？你是哪根蔥，誰都不找，偏偏找你？你知道有多少像你這樣的人？普普通通，沒名沒姓。你虐過狗沒有？虐過貓沒有？要不要我們去找一隻來讓你虐

虐，搞不好你就成名了，人就找得到你了。（眾人笑聲）

不知名的聲音二：我看這小子不知道，要讓人消失

有多容易。

不知名的聲音三：你幹什麼！

一陣喧鬧聲傳出。以下對話在喧鬧中錯綜進行。

家 禾：誰打我！你們怎麼可以動手打人？

不知名的聲音一：誰打你呢？打你哪呢？誰看見

了？

家 禾：你們這是犯法的！

不知名的聲音一：是嘛，你的證據在哪？你哪裡受

傷了？說話要講證據。

家 禾：什麼證據！你們一起推我，還打我！

不知名的聲音二、三：誰打你了？誰打你了？誰看

見了？

家 禾：你們所有人都看見了！你們每個人都知道

是誰打我！我的衣服都被撕破了！

不知名的聲音一：誰撕了你衣服？

家 禾：你們沒打我的衣服會破嗎？

不知名的聲音一：你自己撕破的！

家 禾：我打自己，還把自己衣服撕破！

不知名的聲音一：對！我只能這樣告訴你，因為我

沒有看見任何人打你。

房內安靜下來。審訊員捻熄了菸，他拿出手機，撥了一通電話。

審訊員：欸。你們結束了？（頓）所以他們覺得小

遷還行？不嫌年紀太大吧？（頓）那是一定

的。這不擔心。確定能進去就行，其他的

我來想辦法。這個月多接了幾個，我看應

該夠。（頓）好，你們先回去，我這邊大概

再一個小時就結束了，回去再說。對了，

你查查帳戶，看看上個月的入帳了沒。有



的話先動那筆。(頓) 是啊。能成就好，也算了了我們一樁心事。小遷以後就不怕養活自己了。

審訊員掛掉電話。站了一會才走進房間。隨著他走進房間，暗漆逐漸消失，降到比先前更低的位置——直到露出整片透明立面為止。

家禾坐在椅子上，氣喘吁吁。看守站在他身後，一手按著警棍防備著。

審訊員撿起地上的資料夾，走到床沿坐下。他仔細凝視著家禾。

審訊員：可憐的孩子。你把自己繃得太緊了。

家禾：你那本夾子沒記下這件事嗎？

(停頓)

審訊員：你說哪一天的事？

家禾：前天……或三天前。我在這裡沒有時間，沒辦法很確定，但我敢保證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三天前，你可以查。

審訊員：這件事，你為什麼不和前一個審訊員說？

家禾：他一進來就一副把我當成實驗白老鼠的表情，很不討喜。(頓) 我看你比較講道理。

(停頓)

審訊員：既然如此，那你就聽我一句良心的建議。

我兒子年紀和你差不多，說句不是占你便宜的話，我是把你當兒子看才這樣告訴你。(頓) 你剛說的，都不是真的。知道嗎，你在這裡待了一陣子，身心俱疲，難免會胡思亂想。據我所知，從來沒有人在這個房間打你。

家禾：不可能。可能他們沒寫在資料夾裡，所以

你不知道……

審訊員：你沒有被打。一切都是你的幻想。

禾：騙人。我沒有幻想。你是在說我精神有問題嗎？

審訊員：你別緊張，放輕鬆。這不能怪你，人的壓力一大，很多毛病就會出現。

禾：但是我明明被打了，你看，要不然我的衣服為什麼被撕破一個洞？

審訊員：可能是你睡覺抓破的。我知道這裡衛生環境不太好，難爲你了。

禾：你爲什麼要扭曲事實？我不是神經病，我腦袋很清楚，我是真的被打了，他們把我

圍起來，推我——

審訊員：還在強辯，你知道我們可以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長期觀察嗎？

（停頓）

審訊員：你喝過酒吧？有沒有喝醉過？（頓）人剛

進入喝醉的狀態，會有一個階段神智特別清晰，在這個階段，無論他看見什麼、聽見什麼，感覺都會特別敏銳，層次特別分明，好像直到這一刻，世界才對他現出真正的模樣。因爲太清楚了，比沒喝酒前還要清楚，所以就算旁人跟他說，你喝醉了，他也不會承認，反而會一直堅持自己沒醉。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要不是喝醉，他不可能感覺到那些的。很多喝醉的人不聽勸，即便所有的人都告訴他他醉了，他還是不信，很多意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頓）你說我是講道理的人，我現在就跟你講道理。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訴你，這裡的人都是明眼人，所以，不要再說自己沒醉，沒瘋，很清楚。明白嗎？

（頓）我知道你是聰明人。

家禾在椅子上扭動了一下身體。

家禾：我想起來了。（頓）我剛說你讓我想到一個人。一個電影女主角。

審訊員：喔？

家禾：片名我忘了，但那是一個很有名的女演員，好萊塢的。

審訊員：恐怕我對電影不太熟悉。

家禾：我想也是。你們應該都不看電影吧。

審訊員：藝術這種東西，是有錢有閒的人才折騰得起的。那個女明星是什麼來頭，竟然讓你聯想起我這麼個大男人。

家禾：她在那部電影裡演一個文盲。一開始沒有人知道她是文盲。她是一個公車查票員之類的，後來她遇到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和他談戀愛，但她有個怪癖——

審訊員：哪個有怪癖？

家禾：那個女的，我想起來了，她在電影裡叫做

漢娜。我可以先上一下廁所嗎？

審訊員：先把故事講完吧，你勾起我的好奇心了。

家禾：漢娜的怪癖是，每次做完愛都要男孩讀一段書給她聽。都是一些經典，希臘悲劇之類的。但是後來兩個人分手了，好像是漢娜突然失蹤了還是怎樣。那個男生被甩當然很難過，因為這是他的初戀。不過後來他前途很順利，交了新的女朋友，還考上法學院。有一次，教授要他們去法庭觀摩，沒想到當天開庭審理的案子，被告就是漢娜。

審訊員：到這裡我還是聽不出來我跟她有什麼相像的。

家禾：那我長話短說。漢娜是納粹。

審訊員：喔。原來你這樣看我。這也難免。

家禾：我不是這個意思，我還沒說完。那個故事背景在德國，戰爭的時候很多德國人都幫納粹工作，漢娜也是其中一個。但她只是

押解犯人之類的小咖。有一次她把犯人關在一間教堂裡，沒想到半夜教堂失火，所有的犯人拚命想逃出來，可是，如果把犯人放出來，一切就會失控，所以漢娜到最後都沒打開教堂大門。（頓）其中有幾個犯人逃出來了，等到戰爭結束，他們就控告漢娜謀殺。所以那個跟漢娜戀愛的男孩子當然沒種認她。後來漢娜坐牢服刑，那個男的我忘記是怎麼發現她是文盲的，就開始寄錄音帶給漢娜。

審訊員：錄音帶？

家 禾：因為他們戀愛的時候，漢娜都要他念書給她聽啊。他把以前的書找出來重讀，錄下來寄給漢娜。很浪漫吧。（頓）後來漢娜在監牢裡學會讀書寫字，這中間他們一直都有通信，可是等漢娜快被放出來的時候，那個男的才去監獄看她，喔，因為他想把漢娜接回家照顧。

審訊員：那倒真有點浪漫。他們年紀都不小了把？

家 禾：對啊，可是我覺得他不是因為還愛漢娜耶。我是說，錄音這件事還滿浪漫的，可是他去看漢娜的時候，表情有一種，很奇怪，很尷尬，很羞恥的感覺。我覺得漢娜也感覺到了，等到回牢房後，漢娜把書墊在桌上，上吊自殺了。

審訊員：這又何苦呢？都熬了這麼久了。

家 禾：對啊。我記得看完電影後，我還跟大俠到隔壁的星巴克討論超久的。

審訊員：你同事？

家 禾：嗯，是他找我去看的。（按了一下肚子）

審訊員：你們討論什麼？

家 禾：也不算討論吧，幾乎都是他在講。反正我覺得還不錯啊，而且我還滿同情漢娜的。喔有一幕我超感動的，就是漢娜跟那個男生到外地約會，到了一間教堂，漢娜就進去聽唱詩班唱聖歌，然後男孩子進去找

她，那邊鏡頭超美的，漢娜回過頭的時候，眼淚流了滿臉。很感人吧。

審訊員：所以她進教堂的時候也不會想到她曾經讓一群人活活燒死在教堂裡。

(停頓)

家 禾：我也沒想過。

審訊員：大俠呢？大俠怎麼說？

家 禾：大俠說我是婦人之仁，他說這部片根本不是浪漫愛情片，是在檢討德國人的民族性。他好像說關鍵就是那場法庭戲吧，因為漢娜好像問了法官一個什麼兩難的問題。

審訊員：真的？她問了什麼？

家 禾：我有點想不起來。我對那場戲沒ㄟ啊，是大俠比較有ㄟ。

審訊員：聽到這裡我還是不明白你怎麼把我跟漢娜

想在一塊。

家 禾……：忠於職守。

審訊員：嗯？

家 禾：我想起來了，大俠說，漢娜就是忠於職守才有這種下場。(頓)因為她不識字，也沒有道德觀，所以只懂得愚忠，等到在監獄裡讀書識字以後，她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罪。大俠說，一旦人有了罪惡感，就會發現很多問題不是光盡忠職守就能解決的。

審訊員：(笑)可是盡忠職守能讓你飯吃、有地方睡，能讓你正正當當地養活自己和一家人，罪惡感可不行。

家 禾：是啊……：我可以先上廁所嗎？

審訊員：這麼急？

家 禾：有點。

審訊員：快結束了，再等等。你跟這位大俠感情很好？

家 禾：還不錯。(頓)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又要開始蒐集證據了吧。就算我們參加那些活動又怎麼樣，這是個民主國家，我們總有參加活動的自由吧。

審訊員：那要看你們參加的是哪一種活動。看電影是活動，唱唱 K T V 是活動，登山游泳和女孩子約會，這些都是適合年輕人的活動。重點是有益。上網，在一定的限度下還算有益。但是上網議論別人，議論組織，這種活動就算不上有益了。

家 禾：有錯的爲什麼不能議論？

審訊員：對錯是由你們說的嗎？你們還年輕，歷練不夠，很多事情你們還無法有通盤的瞭解——

家 禾：如果大部分的事實都不公開，我們怎麼可能通盤瞭解嘛。

審訊員：你知道這麼多做什麼呢？關心事情也有個先後嘛，學校沒教你們，先把自己顧好才

能照顧別人嗎？

家 禾：我們做那些就是爲了顧好自己啊。你知道連續加班超過二十四小時的感覺嗎？你知道加班的成果被主管打槍的感覺嗎？你知道主管和公司像無頭蒼蠅一樣追逐錢跑、於是要你所有的企劃都要想辦法騙到錢的感覺嗎？你知道辛苦工作賺的錢因爲加班沒時間花的感覺嗎？你知道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在這裡買一棟房子的感覺嗎？你知道上一代荷包賺飽了踩在我們頭上然後指責我們不事生產、沒有責任、沒有良知，是什麼感覺嗎？(頓) 我們想顧好自己，但是我們做不到，這就叫做結構性的問題。

審訊員：你這叫做思想問題。如果按照你說的，你們早就沒時間想東想西了，哪還有時間搞這些花花草草？

家 禾：只要有心，沒有什麼做不到的。大俠就是這樣，才敢辭掉工作，到非營利組織上

班，到各地辦自主講堂，做線上媒體……

審訊員：所以你眞把他當成大俠。

家 禾：他是我認識的人裡面最有正義感的。

審訊員：（翻閱資料夾）「涼子，看你這麼煩惱，我實在不該說接下來的話，可是妳不覺得他作為交往對象不太可靠嗎？妳知道他到現在還跟家裡拿錢？否則憑我們的薪水，還要繳房租，怎麼可能負擔得起那麼多東西？而且，涼子，我實在不想看妳去當他的分母。妳知道他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最喜歡吹噓他又把了哪個妹嗎？」

（頓）最有正義感的朋友也是會扯你後腿的。

家 禾：你怎麼會有這個？我憑什麼相信你？

審訊員：（又翻資料夾）「家小禾：收到禮物開不开心啊？雖然小東京是大家一起送的，但禮物是我挑的唷，我是不是很瞭解你啊！希望下次去日本，還是可以跟你一起。涼子」

家 禾：這封簡訊我明明刪掉了……

審訊員：以前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你說我不喜歡上網，這點你說錯了。只要是對工作有幫助的新資訊、新技術，我都有興趣。幹我們這行，有些原則永遠不會變，不過有些項目，倒是可以與時俱進。

（停頓）

家 禾：你們到底是誰？祕密警察嗎？

審訊員：說了你也不會明白啊。

家 禾：大俠也被你們關起來了嗎？

審訊員：爲什麼你這樣覺得呢？

家 禾：你說思想問題，按照你們的邏輯，他比我還有思想問題吧。

審訊員：他跟你誰比較有思想問題，這我不能答覆你，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他沒有被關起

來。

家禾：爲什麼他不用？

審訊員：他死了。

家禾笑出聲音，隨即按住肚子。

家禾：真扁。說說看大俠怎麼死的？等一下，不

要講，讓我猜。一定不是過馬路被車撞死這麼沒創意的。在咖啡店邊看正妹邊吃蛋糕結果噎死的？最好是，他明明比我還愛吹噓把妹的事情，那些妹一聽到他講什麼六〇年代、什麼搖滾樂和革命、什麼轉型正義的，不用戴瞳孔放大片就眼睛閃閃發光了。根本不愁沒妹可把。（頓）我就知道他對涼子有意思。但他何必這樣弄我，明明一句話，我想都不用想就把涼子讓他。（頓）你們這樣挑撥離間，太小看我們了。

審訊員從資料夾取下一張照片，交給家禾。家禾注視照片許久。

家禾：（笑）不要搞笑了好不好，這種東西

PHOTOSHOP 就可以合成後製了。大俠要是知道他被你們這樣惡搞一定超不爽，他超沒幽默感的。

審訊員：聽說他去參加一個講座，講座結束之後跟留下來的工作人員聊到很晚。大概還喝了點酒。騎車過十字路口的時候，被一輛深夜快車攔腰撞上。

家禾：是你們。是你們幹的。

審訊員：肇禍車輛後來逃逸了。

家禾：路口不是都有監視器嗎？調出來看啊。調出來就知道誰是兇手。

審訊員：那個路口的側錄系統壞了。

家禾：什麼時候的事？

審訊員：三天前。

家 禾：騙人。

家禾站起身，往馬桶走去。看守用警棍按住他。

家 禾：我要尿尿。

看守仍然按住他的身體。

家 禾：我說我要尿尿。現在連尿尿都要報告了

嗎？（高聲）報告我要尿尿。

看守按住他的身體。家禾被迫坐在椅子上。

審訊員：我們還沒結束呢。不是說了，等結束再

說。

家 禾：現在又要打人了嗎？還是要連我也殺了？

來啊，來啊，把我也殺掉，再把我弄到馬路上假裝我是被車撞死的，這就是你們要

做的，把我們統統殺掉。

審訊員：我們不會做這麼不文明的事情。你可能從什麼書裡讀到有人計畫性地把有思想問題的人殺掉，但那是舊時代的做法，治標不治本的。人命是群體的基礎，是很寶貴的。

（停頓）

家 禾：你讓不讓我尿尿。

審訊員：你認不認罪。

家 禾：我認什麼罪啊。

審訊員：聽到這裡你還不清楚嗎。

家 禾：我不清楚你莫名其妙，我犯什麼罪，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本權利。

審訊員：誰賦予你這些權利？他們賦予你的時候，沒告訴你這些權利隨時可以收回嗎？所有你擁有的東西，都是可以收回的。

家禾抱著肚子倒在地。

審訊員：不舒服吧。膀胱是很脆弱的器官，一旦壞了，毛病就一輩子跟上你了。得隨時跑廁所，一時半刻都忍耐不了。（頓）前面的人也都告訴過你了，你只要認罪，簽一張同意書，接受一些教育課程，一切就結束了，你就可以重新回到原來的生活，照樣上你的網，看你的電影，用物質犒賞一下辛苦工作的自己。其實沒什麼改變。（頓）爲什麼不乖乖照做呢？難道要你父母繼續爲了你寢食難安？

家禾：你喝我的尿，我就認罪。

審訊員走到家禾旁邊，蹲在他身邊。

審訊員：好啊。尿出來。

家禾……：馬桶。

審訊員：憋著難受，就尿出來吧。

家禾：我要上馬桶。

審訊員：認罪就上馬桶。

家禾一邊掙扎，一邊笑出聲。

家禾：我快笑死了。我快笑死了。怎麼有這種事。

審訊員伸出手，看守把警棍交給他。他用警棍輕抵家禾小腹。家禾大叫。

審訊員：怕羞？你放心，在這裡發生的一切，不會有其他人知道。（他附在家禾耳邊說）反正你之後就被移到精神病院了。我們會給你一個新的名字，一個病例。你每天都會吃很多藥。藥可能混在食物裡面，可能摻



在水裡面。過了很久很久之後，你就會慢慢忘記自己是誰，忘記自己有過什麼「權利」，只記得自己有病，是個神經病。

家禾的褲子被滲出的液體緩緩浸溼。他失禁了。

審訊員和看守站在他身邊看他。

一陣很長的靜默。

家禾：報告，我可以洗澡嗎？

看守看審訊員。審訊員示意看守，接著回到椅子坐下。

看守用警棍示意家禾站起。

家禾從床下拉出盥洗用具，走到馬桶邊脫下全身衣

物。他用臉盆盛水。水龍頭透過發霉海綿，流出棕綠色的水。他用那水沾溼毛巾，從下半身擦起。在他做這些時，看守站在他身後不到半公尺的位置注視他。有些水潑到看守身上，但他不動。

審訊員：（看家禾擦拭身體）你到這裡沒有一天睡覺吧？我們都知道。你睡覺的時候，小兄弟從來沒站起來過。可憐的孩子。

審訊員拿起資料夾走到門邊。有人敲了三下門後從外面開門。一個新的看守站在門口。兩個看守交班，新看守接著走到家禾身後，持續監看家禾的工作。

審訊員和看守走出房間，來到先前抽菸的角落。審訊員掏出菸，看守趨前點菸，也給自己點上菸。兩人默默抽菸。

在以下的對話進行中，家禾把身體擦乾，穿上原來的上衣和內褲。他把褲子泡進臉盆中，然後回到床邊坐下。

新看守坐在距離床鋪不到三十公分的椅子上注視著家禾。

看守：長官，我可以請問一個問題嗎？

審訊員看他。

看守：那個，長官每次，都是這樣嗎？

審訊員：怎麼樣。

看守：就是……這樣。讓他們……我不知道要怎樣講。

審訊員：讓他們很痛苦？很憤怒？很失控？讓他們沒發瘋也像瘋子一樣？

看守：讓他們，讓他尿在褲子上。

審訊員：（笑）沒有一次一樣的。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走進每一個房間前，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看守：可是我覺得，好像都差不多。

審訊員：你剛進來不久？

看守：三個月。

審訊員捻熄菸，又掏出一根。看守為他點菸。

看守：長官，一個月要做多少個人？

審訊員：怎麼，你也做調查？

看守：不是不是，我，我以後也想做。

審訊員：想賺錢？

看守：想，可是，不是因為這個。

審訊員：想折磨那些被關進來的可憐蟲？

看守：……我，我不想都站著看，可以說話，好像比較好。

審訊員：喜歡跟他們說話？



看守：不是不是，只是，一直站著不講話，有時候會不知道怎麼辦。(頓) 像他，長官進來之前，他一直在講話，還問我有沒有在聽，有時候差一點就要回話。(頓) 他講了很多，我也聽不太懂，有時候會想問他到底在講什麼。

審訊員：想知道思想有問題的人在想什麼？

看守：報告長官，我是想，我可以蒐證當作內部參考。

審訊員：別聽，別問，別說。在你這個階段，你只需要學習這幾個項目。我也是你這樣走過來的，我很清楚。(頓) 下次你就哼歌。隨便什麼歌都行。這招最管用。

看守：長官是說，唱歌嗎？

審訊員：在腦子裡唱。

(唱) Nun will die Sonn' so hell aufgehen (此為馬勒《兒之歌》第一首〈如今太陽光輝升起〉Mahler: Kinder

Toten Lieder 的第一句，見註一)

審訊員繼續哼，包括器樂的部分。他一直哼到「sie scheinet allgemein!」(光芒普照天下)才停。但僅第一句唱出完整的德文歌詞，後面的哼唱皆只有旋律。

看守：很好聽。這是什麼？

審訊員：我也不知道。(頓) 有一段時間天天聽，久了自然就會哼。

(一邊哼一邊說)

「首先是雙簧管獨奏，但聽，法國號一直跟著，我唱，它就對話(同時唱 Nun will die Sonn' so hell aufgehen 歌詞和法國號聲部)。這裡又是雙簧管。聽見沒？絃樂和豎琴進來了，啊表情變多了。這裡法國號是主角。豎琴如泣如訴。叮叮。叮叮。回到雙

簧管。叮叮。(頓。不再哼旋律)

那叮叮聲是鐘琴。我最怕聽鐘琴的聲音。

像是小孩子一樣，那麼天真，那麼快樂，

完全不知道命運……」

(停頓)

看守：跟我常聽的歌，不太一樣。

審訊員：這叫藝術歌曲。很有意思吧。

看守：這首歌，在唱什麼？

審訊員：……是首德國歌。好像是個馬什麼寫的。

年紀大了，有時候是想忘都忘不掉，有時

候說忘就真忘了。(頓)在這裡，音樂是很

管用的。

看守：他起床的時候也有唱歌。爲什麼上面准他

們唱歌？

(停頓)

審訊員：你幾歲了？十八？

看守：滿五個月了。

(停頓)

審訊員：總不能掐著咽喉，連條生路都不放啊。

審訊員隔著玻璃看家禾。

審訊員：我有好幾年沒審過像他這個歲數的人了。

看守：我記得長官剛說，您的兒子跟他差不多

大？

審訊員：欸。比你還大。

看守：長官的兒子，也跟我們一樣？(頓)我是

說，做我們，我們這行？

(停頓)



審訊員：我兒子今天剛申請到一個輔導機構。那種

教他們這種人怎麼在社會上謀生的機構。

教他們端盤子、洗碗、洗衣服，做做小手

藝活、餅乾麵包，類似這樣的事情。不用

動什麼腦袋就能做的事。

沉默。

審訊員：（看著家禾，笑）你知道嗎，我其實覺得我

兒子是智障也沒什麼不好。至少我永遠不

用擔心，哪一天他也到這小房間來。

審訊員離開。看守留在原處，像是不知道該去哪

裡，隨後他跟著審訊員離去的方向離開。

家禾坐在房間裡。他斷斷續續哼起《每天都是一種

新的練習》，從模糊到清晰。

好幾天了沒有你的消息 才發現其實想著你

當愛被緊緊的鎖在心底 自由就張開翅膀飛出去

還需要一點幽默的心情 才能面對你失望的離去

快樂的氣氛也許能暫時逃避 卻又讓傷害更徹底

我被恐懼深深的囚禁 我沒有力氣逃出去

每一天都是新的練習

用今天換走過去

用明天換走失去的

沉默。

家禾：我的 PORTER 包包。我的 IPHONE。我的無

印。我的 Zoe。

沉默。他閉上眼睛。片刻又張開眼睛。

我沒有。

（停頓）

我的名字是陳家禾。耳東陳。國家的家。和平的和，沒有口。

（停頓）

我今年二十六歲。我有，爸爸、媽媽、一個哥哥、一個姊姊。

（停頓）

我在一間公司的創意研發部門當企劃。

（停頓）

×月×日早上五點半，他們到我公司強行帶我離開，把我關到這裡。

房門被推開，一個人接著一個人走進來。他們穿著打扮與常人無異，每個人都像家禾一樣，念著自己的身世背景，基本資料，以及如何被帶到「這裡」。

他們有的在家禾身邊坐下，有人躺在床上，有人坐在馬桶上，有人貼著牆站或坐。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或者幽靈，沒有人注意到其他人的存在。

家禾：他們要我承認自己的許多作為「妨礙群體利益」。但是我沒有承認。他們監禁我，審訊我，毆打我，威脅我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長期囚禁。但是我沒有認罪。我記得一切。我不會認罪，因為我沒有罪。

人不斷進入房間。像要挑戰「一輛金龜車可以塞進多少人」之類的金氏世界紀錄那樣，他們擠壓著彼此，但仍未注意其他人存在，只是肉身貼著肉身，越來越緊密。緊密到身體會用力擠壓在牆面／玻璃

上的程度。大約需要三十人左右。

他們仍在訴說。家禾和看守早已被淹沒。身體和話語持續在房間內壓縮。

燈光急暗。

第二場

燈亮時房間內空無一人，只有擺設如同前一場。但隱約可見前一場的痕跡，例如玻璃上人們吐出的空氣、身體與汗水沾附在上面的汗痕。

一直在觀眾席中的臨摹者帶著繪畫工具走上台。

他沿著房間外圍繞行觀察。

他打開房門，走進房間內。起先只是觀看，後來伸

手觸摸房內的物品。

他坐到床上。丈量床的尺度。取出橡皮和畫筆，修改了剛才臨摹的細部。

他繼續觸摸、丈量、比對、偶爾修改畫作。

他走到面對觀眾的牆面／玻璃之前，用手去碰、用鼻子去聞玻璃上的汗痕。

他取出面紙拭淨汗痕。他停住。

他就那樣站在牆前面，看著牆外的觀眾。

(全劇終)

註一：馬勒《亡兒之歌》第一首〈如今太陽光輝升起〉

Mahler: Kinder Toten Lieder

歌詞全文如下：

Nun will die Sonn so hell aufgeh'n
als Sei kein Unglueck die Nacht gescheh'n.
Das Unglueck geschah nur mir allein!
Die Sonne, die Sonne,
sie scheint allgemein!

Du musst nicht die Nacht in dir verschraenken,
musst sie ins ew'ge Licht,
ins ew'ge Licht versenken!
Ein Laemlein verlosch in meinem Zelt!
Heil! Heil sei dem Freudenlicht der Welt,
dem Freudenlicht der Welt.

如今太陽光輝升起
似乎昨夜裡並沒有發生災禍
但不幸觸臨到我頭上
啊太陽，啊太陽，
光芒普照天下！

切莫把黑夜緊閉在心中，
將那黑夜淨化入永恆，
永恆光芒！
那小燈熄滅於轉瞬間！
向人世歡樂之光祝福，祝福歡樂之光。